



张延登与《悬袖便方》

郑书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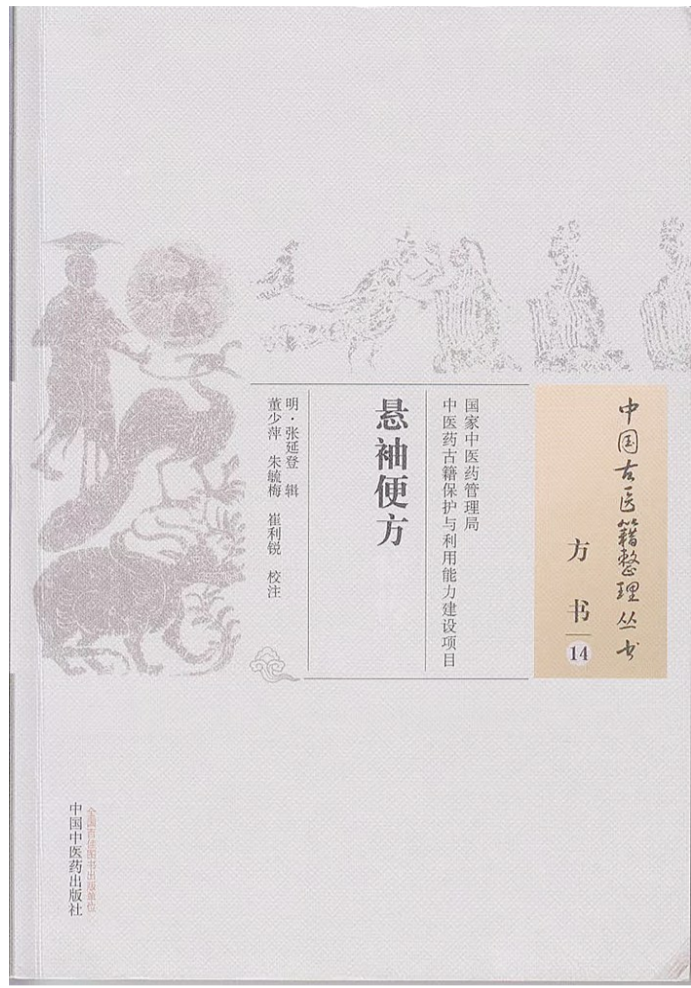
黄河三角洲 名中医列传

作为明末重臣,后世更多地关注张延登在明朝中后期政局中的作为,却忽视他在医学上的积累与成就。

张延登,字济美,号华东,别号小黄山居士,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生于邹平西张氏(在今邹平市)。张氏历代重视耕读,自五世起即以文立世。如五世张松中拔贡,任祁县知县并参与创修最早的《邹平县志》。七世张一元于隆庆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寺通政司、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并巡抚河南,开张氏官场显赫先声;张一元为了能让兄长安心读书,自己“舍业力田,以养父母”,并经商“致累千金”。张一元为张延登的生父,张延登出生21天后生母李氏去世,李氏临终前将襁褓中的张延登托付给张一元夫人刘氏抚养,且因张一元无嗣,遂由张延登兼桃奉祀。

张延登未及而立便中进士,任内黄县知县,主政一方。在内黄县任上,他兴利除害,为县里积攒了六千担粮食,曾帮助相邻的地区应对饥荒。当地百姓感念他的功德建生祠祭奠,此后内黄县百姓每遇难以决断之事,总去此祠祈签。张延登后又任河南上蔡知县。因其父张一元担任河南巡抚时政声极佳,当地百姓听闻其子来任知县都远道相迎。他也不负众望,到任后即力除弊政,率部围剿盗匪,设立赈济灾民的粥厂,甚至自己拿出俸禄资助贫困的读书人,颇得士民好评。

此后,张延登任礼部主事,



随后晋升为兵科给事中。其间,他连续上《补官官选阁臣疏》《澄清四议劾吏治疏》《分封宜速括地太严疏》等,力除弊政,正直敢言之声誉满朝廷。张延登曾担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和会试分考官,为国选材。天启年间,张延登任浙江巡抚,因功加领兵部侍郎衔。在明末党争中,张延登受诬陷,不得不辞官避嫌。1639年,皇帝起用他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后署理南京刑部尚书。张延登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定”。

笔者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位明末重臣波澜壮阔的一生

介绍详备,好在这位传奇人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追寻的线索。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聊斋志异》里关于他的传说;可以去上海市博物馆看一看明代崔子忠以张延登为主角所作绢本设色画《长白仙踪图》;可以去故宫博物院寻觅乾隆皇帝钟爱的“多福砚”,那就是张延登在游泰山时得石而制;可以去邹平的免柴、药圃等张延登所建园林遗迹里参观,那可是大书法家董其昌流连忘返的地方;可以在张延登后的文章中探寻这位历史名士的踪迹,他的孙子可是清代隐逸派山水诗人张实居,张延登的孙

女婿可是文坛领袖王士禛。

笔者下面介绍这位历史名士在医学上的积累与贡献。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涉猎岐黄之术,大家族出身的张延登自然对医学很是留心。他家中原有单方集两册,并且随身携带,家人或朋友得病,他就在这单方集中寻找对症方药,“按方治疗,往往得效”。他仕途显达数十年,游历多省,自然识人无数,“每遇名医,必令加增,三十年余,经数十医加方”。他巡抚浙江时,专请杭州名医校阅,请其删繁就简,取葛洪《肘后备急方》之意,将此书命名为《悬袖便方》,寓意为随身便携,即查即用。

此书共分四卷,分二十三门病症,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载方千余首,多为屡试屡效的验方,并非拘泥古方的推演之作,方中所择药物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简便廉”的特点。其“简”,指药味精炼不杂,张氏感慨于“古之上医,病与脉值,惟用一物攻之”,深切体悟单方之妙用,故此书中之方“过于六味之外者不载”。其“便”,指药物易于取得,制法简单。方中所选之药,即使在“穷乡僻壤,急遽仓卒之时易便寻觅”。如书中载治中暑病,“干净地上掘一坑,用新汲水入坑内,搅浑,候清,连饮三五盏”,此外制备方法过于复杂的“悍毒之剂”亦不载。其“廉”,指书中所载之方俱为实践得验而来,并非空谈演绎。张延登在凡例中指出,所载之方必“出其平日屡经经验,百发百中者,未经试验不载”。其“廉”,指方中所选药物甚为寻常便宜,“药味奇,名罕见,难辨真伪,价高不易得者,不载”。张氏更怀好生之德,“方内有用鸡犬、猫兔、鼠雀、蜘蛛、虾蟆等生者为剂者,不载”。除方药的功用,书中详细介绍了病时的饮食宜忌,强调寻常生活中保养健康的重要性,这无疑科学的态度。

吴重熹与袁世凯的师生交谊

任连炬

出身于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名门的吴重熹,在任河南陈州知府时,曾任袁世凯的授业师。袁世凯飞黄腾达后,没有忘记师恩,多次向朝廷举荐吴重熹担任要职。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后,吴重熹力拒袁世凯的出山邀请,一心专门整理文献。袁世凯复辟帝制,吴重熹力劝未果,遂与之断绝一切往来。

辛亥革命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极想招揽一批晚清旧臣、各界名流,一则让这些高人出谋划策,襄助自己一展宏图大略,在短时间内开创令人刮目的新天地;二则让这些名流充当前门,以佐证自己爱才如命、从谏如流,天下俊才皆为我所用。

在他罗列的名单中,有一位是他的良师益友——山东海丰(今山东无棣)吴重熹。他在给吴重熹的亲笔信中,言语诚恳,情真意切,非常希望其出任新政府要职。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做,应还另有两个原因:一是感念吴重熹当年授业、提携和知遇之恩;二是吴重熹出身名门,人品贵重,交游广泛,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

吴重熹(1838年—1918年),字仲怡,号石莲,晚清匡时兴学救国名臣。海丰吴氏作为清代一方望族著称齐鲁,有“进士世家”“尚书门第”之称。自清顺治至宣统,十朝皆列科名,九世累遗典籍;掇英擢秀科甲如林,名宦贤卿方伯联第,素有“七巡抚八侍郎九封光禄,三翰林五资政十朝邦禁”之美誉。吴重熹的太高祖吴绍诗曾是乾隆时期礼部、刑部尚书。高祖吴昱是清代著名的律法大家、江苏巡抚加二级。父亲吴式芬是著名金石学家、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三级,诰授“光禄大夫”。

吴重熹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授职工部。他竭诚秉公,政简而事治,擢主事、员外郎、郎中,后外放河南陈州知府。在陈州任内,吴重熹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先务,修葺圣庙,建崇经义塾,又兼为官清慎,勇于理案判狱,在民众中赢得良好口碑。

在陈州任上,喜好交游的吴

重熹结识了项城举人、军功显赫、颇具清名的袁保庆。此时袁保庆因膝下无子,过继兄长袁保中四子袁世凯为嗣。袁保庆常年为官在外,也曾带袁世凯宦游南北,但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嗣子学业,袁世凯两次府试均名落孙山。袁氏一族分家后,袁世凯移居陈州城。于是,袁保庆委托吴重熹为嗣子授以学业。吴重熹难却好友重托,对袁世凯严加管教,循循善诱,袁世凯学业由此有了很大进步。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亭,自幼头脑灵活,顽皮成性,但家产丰饶,又慷慨好施,投靠他门下的寒士多如过江之鲫。光绪二年(1876年),袁世凯在陈州闲居期间,依靠丰厚的家资,或饮酒,或驰马,还创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任主管,免费为文雅客士供给食用,过起了诗酒文人的生活。

吴重熹对袁世凯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很是赏识,在他的教育帮助下,袁世凯以荫生身份进府学读书。他们时常在一起吟诗作赋,谈古论今,感情日厚。后在河南乡试中,河南学政翟鸿涛为报复吴重熹,取消了项城第一名袁世凯的科场录取资格。袁世凯落第之后,曾一度自暴自弃,不务正业,后在吴重熹的训导下,通过家族关系加入曾国藩的“庆字营”(即后来李鸿章的淮军)。

袁世凯对吴重熹是非常钦服的,不仅是因为老师知识渊博,还有为官一方的修为。

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州一带黄河决口,大水漫溢至陈州府数十里,吴重熹调集民工备砂石木料,亲临现场督修堤坝御,设粥厂救活灾民无算。荣泽

保和寨等处大堤出现险情,他站立泥淖中,冒雨指挥抢救,经两昼夜加固了堤坝当地百姓传为佳话。因政绩显、民声佳,吴重熹迁开封知府。到任后,他寝食俱废,审结全省重案,断狱无枉无纵,声名鹊起,因功升江南江安粮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避难西安。吴重熹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西安进献江西地方特产,受到慈禧太后青睐,擢江宁布政使。翌年,吴重熹迁直隶布政使。一些同僚说这与袁世凯的举荐有一定干系。

袁世凯从军后,屡建军功,官职一路飙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袁世凯上任甫始,急欲在各方面有所建树。他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没忘记自己的老师吴重熹。是年9月—11月,袁世凯回籍葬母,特委吴重熹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廷以军国大事为要,夺情命袁世凯回京。12月,命袁世凯为督办电政大臣。

此时,袁世凯自然又想到了老师。尽管二人谊属师生,但职位上却有高低。吴重熹时任直隶布政使(从二品),而袁世凯是一品大员,更是朝廷的大红人。因“庚子之变”时,他与荣禄合力为慈禧太后卖命,成为太后面前宠臣,旨授“太子少保”,满朝文武皆尊称“宫保”。所以,吴重熹应邀到袁府,是穿了公服来的。袁世凯请老师换了便衣在内厅相见,表示不叙官阶。

袁世凯提出让吴重熹担任驻沪会办电政大臣,一则是为报答老师当年的教诲,二则是对吴重熹知根知底,办事比较放心。能在国家救亡图存的关口出力,

于是吴重熹欣然同意赴沪,力将电局收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吴重熹在沪主持接办各省电报商局,厘订章程八条,严申律令,命各地分局遵办。在上海期间,吴重熹勤勉尽职,肃正衙门,获得朝野好评。他还积极参与,与盛宣怀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红十字会;与其他重臣一起,上奏朝廷收回京汉铁路运营权。

此后,吴重熹历任仓场侍郎、江西巡抚、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左侍郎、河南巡抚等,荣显一时。特别是在处理江西教案、兴办实业、赈灾救灾、维护国家矿业权益等方面卓有成效,名播一方。宣统元年(1909年),吴重熹奉召晋京,朝廷赏戴花翎,诰授“光禄大夫”。

辛亥革命后,吴重熹远离政治,寓居津门,一心专事文集整理、编辑和刊印山东海丰吴氏家族先人的诗文、著作、奏本等遗书。

1912年,袁世凯坐上大总统宝座后,多次派人专程从北京前往天津邀请吴重熹到北京任职。见屡请吴重熹出山不成,袁世凯只好亲自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极尽溢美之词。收到袁世凯的亲笔信后,吴重熹沉思良久,提笔给袁世凯回了一封书信:“宫保如晤:吾年逾七十,且夕且死,宁有心恋依利禄耶?”后来,袁世凯搞复辟时,吴重熹写了一封“劝诫信”,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惜劝解未果。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于北京,时年57岁。两年后的1918年7月29日,吴重熹病逝于天津,终年81岁,归葬故里无棣。

无棣县修复吴式芬故居时,吴重熹曾孙吴朴承回到无棣,讲述了吴袁二人之间的诸多交往、趣闻。他感慨地说:“我祖父、父亲都讲过,当时曾祖父力劝袁世凯不要称帝,不要悖天意逆民情,但袁世凯不听,之后曾祖父与其断绝一切信息往来……”

黄河三角洲诗词

重游秦皇台遗址

李殿仁(北京)

秦皇欲求长生术,便到滨州筑拜台。
未使神仙从天降,却教故事费评猜。
千年古迹换新貌,万丈霞光扫雾埃。
改革春风大潮起,修文习武胜蓬莱。

无棣千年古桑园

钟振振(江苏)

故道黄河百亩桑,一园沃若郁苍苍。
年差可及轮迥宋,月幸不曾孤汉唐。
如凤枝条云翼翼,犹龙叶片海鳞张。
夏收四十万斤菘,紫了山东赤日光。

浣溪沙·贺滨州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林峰(北京)

秋满滨州景祚长,百花深处墨花香。
琉璃古井泛诗光。
海上鸥飞声远近,楼头鹤舞韵铿锵。
醉将玉液荐青阳。

博兴中国草编文创园

刘庆霖(北京)

香蒲细荆风里缠,阳光一缕锁其间。
双双巧手出奇迹,梦想原来可草编。

贺滨州市诗词学会四代会召开

李文朝(北京)

四聚群贤三角洲,滨州雅士展风流。
良才硕果齐齐鲁,再领风骚争上游。

麻大湖(亦是马踏湖)

李树喜(北京)

苇色烟黄水色青,湖波百里傍农耕。
天公造借借人力,信是马蹄踏不成。

过无棣古城旁荷花湾

胡迎建(江西)

湖上荷仙冉冉来,云光塔影与徘徊。
莲葩多日犹鲜皎,为待吟诗未肯衰。

吕艺镇草柳编

李葆国(北京)

掌上得来终觉亲,一回原始见童真。
枝条互助凝还聚,文武相谐收后伸。
漫集晨昏成岁月,精编草木入经纶。
蒲团故事如繁简,产业兴时日子新。

水湾(冬至)

李书文(辽宁)

仙安摇曳醉朦胧,阆苑移来无棣东。
感佩水湾真圣手,巧工雕出玉玲珑。

鹧鸪天·参加滨州梨花节

王琳(北京)

阡陌村头两关情,雨丝披乱落花声。
云移雪海三分近,香溢琼肌一瓣轻。
冰魄白,玉壶青,尚余残泪湿纤茎。
心中正有怜香梦,支枕殷勤五更。